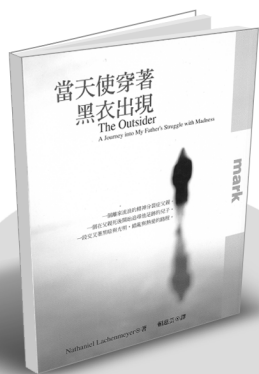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追尋父親的身影

——當 天 使 穿 著 黑 衣 出 現

自由時報記者 王昱婷



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
拉胥梅耶著,賴慈芸譯
大塊 / 9204 / 250元
ISBN 9867975847
平裝

「大多數的我們是以擁有的東西和他人的看法，來判定自己的價值。因此我們沒有那樣的勇氣，能在失去所有的財產、權利、親人跟朋友之後，還能站得筆直，宣告自己仍是以前的自己。」(頁204)

《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》的原名是 *The Outsider: A Journey into My Father's Struggle with Madness*。作者 Nathaniel Lachenmeyer 在自己的父親離開十多年之後，被一位陌生警察通知父親去世的消息。他的父親罹患精神分裂症，與母親離異十多年，而獨自生活。但他沒有想到的是，他的父親有長達 10 年的時間是位遊民。一如 1978 年，他 9 歲的時候，在

曼哈頓街頭，與父親牽手逛街時，所遇到的令他害怕的遊民一樣。

一個外人，這是作者為父親所下的註解，在自己虛妄的世界中，在我們所在的世界之外。即使這位父親是位社會學者，終其一生都在探討群體的意義。

1995 年 1 月，作者的父親，查爾斯·拉胥梅耶死於心臟病，在一棟公寓內，孤獨的死去。此後，作者開始長達兩年的追尋之旅，從父親生前最後駐足的地方，去重繪他的生命地圖，也是在建構父子之間空白的十多年情感，追憶自己與父親不及完成的夢想，還有自己曾經背棄父親的反省。

本書原文書名比翻譯書名更能表達書中所要展現的意旨。或許書中寫了許多關於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醫療及復健方式的探索，並讓作者得以本書獲得 2000 年，由費城精神健康協會頒發的和平鐘獎，表彰對於精神疾病患者及家人意義重大而深遠的貢獻。然而在我看來，重新複製一趟父親的行走之處，並且重現父親對抗疾病的過程，是作者對自我的救贖。這本書，與其說是描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虛擬瘋狂世界的掙扎，還不如說是為人子者，一路追尋父親的足跡，為父親所寫的歷史。而令人動容的，也就在此處。

故事要從 1995 年開始說起。Nathaniel Lachenmeyer 從陌生警察處得知自己的父親去世，開始從過去十多年中，父親寄來的信中試圖去搜尋父親的容顏。在一封 1986 年，自己 17 歲生日

時收到的信中，父親寫道：「我寄了一個包裹給你，裡面是我即將在4月完成的研究成果。我想這值得多花幾塊錢，買一個有尊嚴的夢想。我已經寄出了150份，如果我今年還沒有找到工作，我會在秋天把這份研究寫成十頁的摘要，連同我的履歷表一起寄出，我今後的策略是，只為專業期刊撰寫文章，而且我會堅持努力下去。這就是我要送給你的生日禮物。我希望你從中至少學到一件事：無論環境多麼險惡 我的環境就一直非常險惡 永遠沒有理由放棄，無論你是寫詩或是追求藝術，或是和我一樣浸淫於高深的學問。」(頁22)

故事就此揭開序幕。Nathaniel 在喪禮上朗讀了這封信。警官從他父親的遺物中發現了大學的拒絕信，證明了他的父親在寫下這封信的八年後，仍然沒有放棄，即使是在淪為遊民之後。然而，做兒子的卻早在父親還活著的時候就放棄了他。因此他決定找出事實的真相，要知道，在父親生命的最後十年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Nathaniel 開始關心遊民，想要跟遊民交談，卻被拒絕。最後他遇到了蒙面騎士，一位遊民。通常，遊民中，有一定比例的精神病患。而蒙面騎士相信自己有一天能成為他小時候看到的西部片的人物。蒙面騎士的妻子就是紅衣騎士。Nathaniel與蒙面騎士熱絡之後，談起了父親的話題，也終於發現兩人有出乎意料的共通點，「我們都是透過父親與父親的缺席，才界定我們自己的認同」(頁29)

1996年，Nathaniel 來到了佛蒙特州的伯靈頓，也是父親去世的小鎮。跟每一位可能遇過他父親的人談話，重構父親的影像。之後，他去了父親的故鄉紐約布魯克林灣脊區。在那裡，探尋父親的童年。

在這趟長達兩年的旅途中，Nathaniel 看到了父親從一位最有前途的社會學者，成為一個不相信自己有病的精神分裂症病患，在一夜之間，失去妻子、兒子還有一切，甚至成為遊民。但父親從未放棄。「大多數的我們是以擁有的東西和他人的看法，來判定自己的價值。因此我們沒有那樣的勇氣，能在失去所有的財產、權利、親人跟朋友之後，還能站得筆直，宣告自己仍是以前的自己。」(頁204)在所謂的正常社會中，有多少人被剝奪了世俗外在的一切後，還能靠自己的心靈撐到什麼時候？還能挺直身軀，宣告自己依舊沒變？支撐我們的，除了外在的形式，到底還有什麼？

這社會對精神病患的偏見，Nathaniel 感受特深。因此，「只能強迫自己想想那些溫馨的小事情：傑森的香煙、艾咪和馬奇的咖啡、還有那個陪在我父親身旁的遊民，只因為我父親顯然要找人講話。如果這些事情都不能讓我轉換心情，我就想想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一課。」(頁234)

「當我審視自己的生活，以及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挫折，就會想起父親986年12月的來信。當年我17歲，他43歲，信中說道：『無論環境多麼險惡 我的環境就一直非常險惡 永遠沒有理由放棄』其實，放棄的理由永遠都比堅持下去的理由還要多，但那就是生命的奇蹟。」(頁236)

對臺灣的人而言，最熟悉的父親，其實只有背影。是朱自清的。在中學的教科書，當看到朱自清父親的背影自火車月臺離開時，有多少人的視線為之模糊？我們永遠都只看見父親的



背影，或許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一向不是被鋪陳於黏膩形式，感情也因而顯得內斂，但是國中生生物學開宗明義說了，子女的基因，一半來自父親，一半來自母親，追尋父親的身影，何嘗不是在尋找自己的痕跡？

父母親就是自己的鏡子，也是最真實的個人及家族的歷史。口述歷史豐富了歷史學的發展面向。我們常自問，歷史到底有什麼用？歷史不過就是以往發生的事情。然而，我們卻是從這個最基本的累積，堆疊出如今的面貌。而每位庶民的生活，都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，透過記錄，變得更真實而深遠，也豐富了我們當代的心靈。

2003年10月，美國《今日報》更報導了美國口述歷史計畫預計完成20萬人的生命故事的傾聽與書寫。

報導指出，主辦這項全美口述歷史計畫的機構「故事團」(Story Corps) 10月23日在紐約市中央車站開辦全美第一個記錄站，該計畫讓美國老百姓接受親友訪問，記錄其生活點滴。故事團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，主辦單位說，他們最終或可記錄廿萬人的生命故事。

而報導中也表示，在2004年秋天之前，故事團將在芝加哥和美國西岸另外開辦幾個記錄站，該組織的目標是在全美至少成立5個記錄站，另有幾部機動記錄車遊走鄉鎮村落間，協助記錄庶民歷史。故事團創辦人伊塞是曾得獎的紀錄片導演，他說：「我們認為庶民故事就跟社會名流的故事一樣動人。」「電視上的真人故事都不是真的，你的祖母外婆才是真的，早起給你端茶倒水的人才是真的——他們才是應該接受讚頌的庶民。」

訪談的進行將拍照，訪談結束時，家族將接獲一張記錄光碟，如果訪者及受訪者同意，那張光碟將複製一份，歸存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美國民俗中心。這些記錄將不經過編輯刪整，如果事涉敏感細節，受訪者可拒絕歸存國會圖書館，或設定在其死後才能公諸大眾。

報導中說，來自新澤西州紐瓦克的28歲小學老師泰特邦在曼哈坦記錄站訪問了他89歲的祖母蘿絲，泰特邦想知道祖母與祖父的關係，但後來人也知道更多事。泰特邦說：「我不知道她的房子引起這麼多紛爭，我也不知道祖母幼時曾遭性侵害。」他還說，這份記錄協助他補上他人生中空白的片段。

就像Nathaniel在訪問父親生前的輔導員艾格倫時所聽到的：「艾格倫簡單的告訴我，我對父親有多重要。『只有在這份父子關係中，他才能感受到希望，才覺得自己和其他人有關聯。我覺得，要是你們兩個不再保持聯絡，等於是切斷了他最後一線牽掛』。我要求他再說一次，原因並不是沒聽清楚，或沒有聽懂，而是要讓這些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如此一來，當我回到曼哈頓的公寓中，於腦海中重新組織對話內容時，才不致於輕輕放過。」(頁130)

追尋父親的身影，有父與子超越生死的對話，或許，Lachenmeyer父子即使面對面溝通，兩人的心靈也不見得能完全交會。或許，在Nathaniel窮盡一切所追尋出來的，經過了自己的刪節。然而，這是一位為人子所盡的責任，送給他的父親。這場口述歷史計畫，當事人缺席，然而，在綿長的周邊人物的補述中，父子的情感，得以圓滿。